

陳亮集

增訂本

[宋] 陳亮 撰
鄧廣銘 點校
河北教育出版社



陳亮集

增訂本

〔宋〕陳亮撰
鄧廣銘點校

圖書在版編目 (CIP) 數據

陳亮集 / (南宋) 陳亮著; 鄧廣銘點校. — 石家莊:
河北教育出版社, 2003.2

ISBN 7-5434-5164-6

I. 陳… II. ①陳…②鄧… III. 陳亮 (1143~1194)
—文集 IV. B244.91-53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(2003) 第 070430 號

書名	陳亮集增訂本
作者	[宋]陳亮
點校	鄧廣銘
責任編輯	張惠芝 趙中偉
封面設計	張克瑤
出版發行	河北教育出版社 (石家莊市友誼北大街 330 號)
印刷	河北新華印刷一廠
開本	787×1092 1/16
印張	32.5
字數	406 千字
版次	2003 年 9 月第 1 版
印次	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書號	ISBN 7-5434-5164-6/K·236
定價	48.00 元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龍川先生像

像

四

退補齋



陳亮像

自贊

其服甚野其貌亦古倚天而號提劍
而舞惟稟性之至愚故與人而多憚
歎朱紫之未服謬丹青而描取遠觀
之一似陳亮近眡之一似同甫未論
似與不似且說當今之世孰是人中
之龍文中之虎

陳亮自贊

國點龍川水心二先生文集卷之一

後集

龍川陳亮同父

策

廷對

朕以涼菲承壽皇付託之重夙夜祗翼思所以遵
慈謨蹈明憲者甚切至也臨政五年于茲而治不
進澤不加廣豈教化之實未著而號令之意未孚
士大夫風俗之倡也朕所以勸勵其志者不爲不
勤而媮惰之習猶未盡革獄民之大命也朕所以

建康軍節度判官陳亮誥

三歲大比，人徒知為布衣進身之途，藝祖皇帝

有言曰，設科取士，本欲得賢以共治天下，大故

主言，朕所當法也。廷策者再，乃始得汝。爾雖以

藝文首賢，能之書，旋以論奏勸懲宸之聽，親

闕大對，嘉其淵源，擢置舉首，殆天留以廣朕

也。尚循故事，往佐師幕，益我遠業，以頌登用。

陳亮

紹熙四年七月 日

陳亮集增訂本出版說明

一、生活在十二世紀後半期的陳亮，是一個奇特強毅的英俊豪傑人物。論事功，他是沒有的，因為他一生夢寐以求的建功立業的機會，只有在他五十一歲狀元及第之後，纔有了獲得的可能，却不幸就在次年之春，正當他準備赴建康軍簽判任所供職之際，竟因病喪生了。然而從思想史的角度着眼，他所提出的一些政治改革主張，對金的積極進取主張，通過與朱熹關於王霸義利的爭辯而闡發的一些樸素的唯物主義論點，却都是在我們的文化史和思想史上極為突出，因而也就都應當佔有重要的地位。

二、葉適在《陳同甫王道甫墓誌銘》中曾說：“今同甫書具在，芒彩爛然，透出紙外，學士爭誦惟恐後。”但從南宋末年以至元明清三朝，程朱一派的理學家的思想和著述，在政治上和社會上都佔了絕對優勢，獨樹一幟於理學之外，並敢於對理學宗師朱熹爭辯不休的陳亮及其著作，自然不可能再繼續受到學術界和思想界的應有的重視，以致在他身後，由他兒子陳沆所編成，稍遲由婺州州學刻印的四十卷本的文集和四卷本的外集（即詞集），因無人肯為之重印或重刻，到明中葉，已經成為極罕見極難得的本子了。

三、明朝成化年間（1465—1487），永康縣的朱潤和朱海二人，就他們所能見到的殘缺不全的《龍川文集》和《外集》，加以收輯，併合改編成一個三十卷本，刻印行世。朱氏兄弟這次刻印使一部已殘破到幾將失傳的文籍又得到流布，這當然要算對陳亮立了大功；然而當重刻此書之際，在書的前後，他們不但沒有寫一篇序跋文字，說

明當時這部書的殘缺情況以及他們收輯拼合的過程，在校勘方面他們也沒有認真進行，以致脫漏錯訛之處甚多。而尤其荒謬的是：為求阿附當時崇尚程朱理學的流俗之見，竟將陳亮的文章肆意竄改，不惜厚誣陳亮，貽害讀者。而它又成為其後明清諸刻本所共同遵奉的一個祖本，謬種流傳，迄今未已。對此，我們便不能不給予深切的譴責了。

四、一九八三年春由美國友人田浩教授協助，我得到了一部《圈點龍川水心二先生文粹》的影印本，取與明成化刻本稍加比勘，成化本（和據它翻刻的由明嘉靖至清同治諸刻本）中的校勘疏失和有意竄亂之處，便一一顯露出來。而這部《文粹》，雖然只是一個選本，其《龍川文粹》諸卷中，却還有為成化刻本所未收錄的一些篇章，其中且有陳亮的極為重要的文章。因此，我便決定把從明成化以來流行至今的三十卷本的《龍川文集》重行校訂和增補。雖還無法恢復陳沆原編本的本來面目，但在篇卷上總可得到部分的補充，而由朱潤、朱海二人所造成的訛脫和竄亂，也都可以得所訂正。

五、《龍川水心二先生文粹》應是在陳亮葉適都已下世，在二人的文集都已刻印行世之後編選成書的，最早不能早於宋理宗的中晚年。但此書的最前面刻有建安人饒輝的一篇序文，所署名作年為嘉定五年壬申（1213），這是大有問題的。因為，一則當時葉適還健在，陳亮的文集雖已編定却尚未刊行；二則在這篇序文當中，並無一字一句涉及陳、葉二人的行事或文章，而只是空洞地說了一些“然則先生之文是當以道言，未易以文言也”、“先生之文蓋自其涵養醞藉中發之，而非可以外求也”等等不着邊際的話。可知這篇序文決非為陳、葉二人的《文粹》而作，其刻印在《文粹》的卷首，必然是屬於張冠李戴的，則文後所署名作年自然也與《文粹》刻印的年份毫不相干了。又查陳振孫的《直齋書錄解題》中並未著錄《文粹》，所以我說《文粹》的刻印不得早於宋理宗的中晚年。書中凡遇宋朝皇帝名字皆避諱，凡遇“國朝”、“祖宗”及“陛下”等字樣也均提行或空格（雖然也間有破例和不嚴格處），因而又知它的刻印行世，最晚也不應晚於度宗之時。總之，它必是一個南宋刻本。

六、我現在把這本書取名爲《陳亮集》增訂本，是表明，我是在明成化刻三十卷本《龍川文集》的基礎上，又依據《龍川水心二先生文粹》和《永樂大典》殘卷等書作了一些增補和校訂工作的。事實上，凡見收於《文粹》當中的陳亮文，我是一律以《文粹》爲底本的。這樣，成化本中的一些訛誤、脫漏，特別是經由朱潤朱海二人所肆意竄亂篡改諸處，就不必特意加以糾正而都得以恢復原面貌了。陳亮文中因避宋帝名諱而換用代字之處，成化本和後刻諸本也有遞加改易者，今也一律照用《文粹》舊文而不加改易。凡成化本某卷所收文章與《文粹》某卷全相同，而排列順序互相參差者，亦均改從《文粹》序列。其爲成化本所未收而爲今次增入者，則爲《文粹》中之《策問》三卷、《漢論》五卷、《任子官觀牒試之弊》及《人法》兩文，和《永樂大典》殘卷中的《代妻父祭弟茂恭》、《代妻祭弟何少嘉》兩文。成化本卷十五之末原收有《後杜應氏家譜序》一篇，文中有“登宋咸淳中解榜，官至廣東廉訪司副”語，明係元人之作，今予刪除。另外，凡《文粹》未收之文，則盡量依從成化刻本。這是因爲，後來諸刻本雖有對成化本遞加改正之處，然大都無稽無據，肆意而爲。對此等改易文字自須慎重將事，故凡非理據確鑿者，均一仍成化刻本之舊。

七、從《文粹》輯來的《策問》三卷、《漢論》五卷，作於何年，不易考知。我很懷疑，《漢論》可能就是葉氏所提及的《陳子課藁》的一部分，是在陳亮授徒講學期內向學生提示的一些歷史問題，爲學生撰寫的一些示範文字。《文粹》中各卷所涵內容分量，大都與成化本的內涵相同，《策問》在其中分作三卷、《漢論》在其中分作五卷，故今次增補於此本之中，亦均仍其舊貫，編次於與之相應的門類之後。增補後之陳文雖亦分編爲三十八卷，然其總量必不同於陳沆所編四十卷本中之三十八卷。

八、陳沆把其父陳亮的詞編爲《外集》四卷，明成化刻本則併合於文集之內，所收詞共僅三十首。嗣經清代道光同治諸刻本及一九七四年中華書局標點本《陳亮集》逐次加以增補，共得詞七十四首。這次收錄時，又把各詞與原出處進行了一次校勘。各詞的先後

順序，則是依照姜書閣《龍川詞箋注》排比的（只有個別的一兩首稍有改變），因為這本《箋注》，對於凡有作年可考的各詞都按年編次了。又因為陳沆原是編為《外集》的，我這次便也把全部詩詞作為最後的一卷。

九、從清道光中陳坡刻本以來，直到一九七四年中華書局印行之標點本，都相繼附入了陳亮友人的一些與陳亮文章有關涉的作品，例如朱熹與陳亮辨析王霸義利的一些書信等，我這次也大都分別附錄在陳亮的原文或原信之後，而且也都與原書做了一番校勘。全集後的附錄文字凡已為應刻本刪除者，今亦照刪。然却没有照應刻本收錄呂祖謙寫與陳亮的所有書信，而是把李幼武所編寫的《陳亮言行錄》的全文增收附入了。

十、為求易於明悉《龍川水心二先生文粹》一書之如何可貴，明成化刻本竄改諸處之如何鹵莽滅裂，以及對《陳集》進行增補訂正之有何意義，特將拙作《陳龍川文集版本考》列置卷首。敬祈讀者不要以“本末倒置”見責為幸。

鄧廣銘

一九八四年八月八日寫於北京大學歷史系

全集編者附記：

《陳亮集》增訂本一九八七年於中華書局出版後，鄧廣銘先生對其中部分文字（包括版本考訂與原文）做過訂補校正。今依先生校補者重排。

陳龍川文集版本考

一、陳沆編定、嘉定間刊行的龍川文集 四十卷及外集四卷本

葉適的《水心文集》當中有一篇《龍川文集序》，其所敘述《龍川集》最初的編輯經過為：

同甫文字行於世者，《酌古論》、《陳子課藁》、《上皇帝四書》，最著者也。子沆聚他作為四十卷，以授予。……

予最鄙且鈍，同甫微言十不能解一二，猶以為可教者。病眊十年，耗忘盡矣。今其遺文大抵斑斑具焉，覽者詳之而已。

陳亮死於紹熙五年（1194），葉適的序文寫於嘉泰四年甲子（1204）的春季，則陳沆為其父所編的四十卷本《文集》，至晚在嘉泰三年便已完成。

在《水心文集》中還有一篇《書龍川集後》，其中又談到了《龍川文集》刻印的事：

余既為同甫序《龍川文》，而太守丘侯真長（按，即丘壽

雋）刻於州學，教授侯君敞、推官趙君崇品皆佐其役、費。同甫雖以上一人賜第，不及至官而卒，於是二十年矣。遺藁未輯，愈久將墜。……

根據這篇《書後》的開頭兩句，知丘真長刻於州學的《龍川集》，必即是陳沆所編的那個四十卷本。而據“同甫不及至官而卒，於是二十年矣”兩句推算，知《文集》之刻成又較其編定恰恰遲了十年，則當為嘉定七年（1214），或其稍前稍後的事。只是下面的“遺藁未輯，愈久將墜”二句，有些難以理解：既然四十卷本的《文集》已經編定、刻成，怎麼還說“遺藁未輯，愈久將墜”呢？若說不是指此四十卷本而言，然則又何所指呢？

南宋末年陳振孫的《直齋書錄解題》卷十所著錄的，則在《龍川集》四十卷之外，還有《外集》四卷，其下所附《解題》的全文是：

永康陳亮同父撰。少入太學，嘗三上孝廟書，召詣政事堂。宰相無宏度，迨報罷。後以免舉為癸丑進士第一，未祿而卒。所上書論本朝治體本末源流，一時諸賢未之及也。

亮才甚高而學駁，其與朱晦菴往返書所謂金銀銅鐵混為一器者可見矣。平生不能詩，《外集》皆長短句，極不工，而自負以為經綸之意具在是，尤不可曉也。

葉適未遇時，亮獨先識之。後為《集序》及《跋》，皆含譏誚，識者以為識。

這段《解題》後來被馬端臨一字不改地抄入《文獻通考》的《經籍考》中。而元末所修《宋史·藝文志》中，也同樣作《陳亮集》四十卷，《外集》詞四卷。

據上引諸條記載，可以證知，從南宋末年到元朝末年，世上所流傳的《陳亮文集》，一直還只是由陳沆編定、由葉適作《序》、由丘真長刊行的那一個四十卷本。

二、南宋末年刊行的圈點 龍川水心二先生文粹

此書分前後二集，共四十一卷。陳、葉二人的文章參互錯出於其間：前集卷一至卷三爲陳亮文，卷四卷五爲葉適文，卷六至卷八爲陳亮文，卷九至卷十六爲葉適文，卷十七至卷二十爲陳亮文；後集卷一至卷七爲陳亮文，卷八爲葉適文，卷九至卷十六爲陳亮文，卷十七、十八爲葉適文，卷十九至卷二十一爲陳亮文。現在只將收錄陳文各卷之目錄列後。

前集卷一至三，爲陳亮《上孝宗皇帝第一書》、《第二書》、《第三書》，及《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》。

卷六爲《高士傳序》、《忠臣傳序》、《義士傳序》、《謀臣傳序》、《辯士傳序》、《英豪錄序》、《中興遺傳序》、《二列女傳》。

卷七爲《答朱元晦書》（一至五）。

卷八爲《三國紀年》：《三國紀年序》，《魏武帝贊》，《魏文帝贊》，《魏明帝贊》，《齊王、高貴鄉公、常道鄉公、陳留王贊》，《荀彧贊》，《荀攸贊》，《賈詡、程昱、郭嘉、董昭贊》，《鍾繇、華歆、王朗贊》，《陳登、田疇贊》，《崔琰、毛玠贊》，《袁渙贊》，《劉曄、蔣濟、劉放、孫資贊》，《夏侯玄、李豐、張緝贊》，《王淩、令狐愚、毌丘儉、諸葛誕贊》，《嵇康、阮籍贊》，《司馬懿、司馬昭、司馬師贊》。《漢昭烈皇帝贊》，《漢後主贊》，《諸葛亮贊》，《龐統、法正贊》，《關羽贊》。《吳武烈皇帝、長沙桓王贊》，《吳大帝贊》，《會稽王、景皇帝、歸命侯贊》，《張昭、周瑜贊》。《建安七子贊》孔融、陳琳、王粲、徐幹、陳瑀、應瑒、劉楨。《曹植贊》附錄，《諸葛亮》附錄，《鄧禹、耿弇》附錄，《呂東萊書》附錄。

卷十七至卷二十爲《酌古論》：《酌古論序》，《光武》，《曹公》，《孫權》，《劉備》。《孔明》上，《孔明》下，《呂蒙》，《鄧艾》，《羊祜》。《苻堅》，《韓信》，《薛公》，《鄧禹》，《馬援》。《崔浩》，《李靖》，《封常清》，《馬燧》，《李愬》，《桑維翰》。

後集卷一至卷三，《策》：《廷對》，《問答上》凡十二道，《問答下》凡十二道。

卷四，《策》：《任子宮觀牒試之弊》，《人法》，《子房、賈生、孔明、魏證何以學異端》，《蕭、曹、丙、魏、房、杜、姚、宋何以獨名於漢唐》。

卷五，《策》：《國子》，《銓選資格》，《變文格》，《傳注》，《度量權衡》，《江河淮汴》，《四弊》，《制舉》。

卷六，《論》：《中興五論序》，《中興論》，《論開誠之道》，《論執要之道》，《論勵臣之道》，《論正體之道》。

卷七，《論》：《謝安比王導》，《王珪確論如何》，《揚雄度越諸子》，《勉彊行道大有功》。

卷九至卷十三，《漢論》。

卷十四至卷十六，《策問》凡四十一道。

卷十九，《語、孟、六經發題》。

卷二十，《序》：《書歐陽公文粹後》，《類次文中子引》，《書類次文中子後》，《書文中子附錄后》，《伊洛正源書序》，《春秋比事序》，《書林勳本政書後》，《跋朱晦菴送寫照郭秀才序》。

卷二十一，《序》：《送丘秀州序》，《三七叔祖主高安簿序》，《諸生赴補序》，《〔別〕吳恭父知縣序》，《徐子才赴富陽序》，《陳童子序》。

這部《龍川水心二先生文粹》，每半葉十二行，行二十一字，不但宋代各皇帝的本名及嫌名一律避諱（但也間有不嚴格處），凡遇“本朝”、“祖宗”一類字樣亦一律空一格或提行，知其為南宋刻本；葉適卒於宋寧宗嘉定十六年（1223），其《文集》之編定刊行當為理宗即位以後事。《文粹》之編刊自當更在其後，或當在理宗在位之後期，亦即十三世紀的四十或五十年代內。

在《文粹》的書名標題之後和前後集各卷目錄之前的牌子上，刻有如下四行文字：

二先生文，精練雄偉，工文家所快觀。是

編又出 名公選校，壹是粹作，篇加圈
點，辭意明粲。本齋得之，不欲私閱，綉梓
公傳，與天下 識者共讀，伏幸 精鑒。

在這裏，既不著選校者的姓名，也未說明刊行於何年月，這反映出：此書實為書肆中人自行編刻的一個選本而已。而在《文粹》卷首的扉葉之後，却還冠有饒輝的一篇《序文》，《序文》的開首處已經殘闕，現僅保存了如下一大段：

（上闕）汪洋閎肆，挽回天地之大全，剖抉聖賢之底蘊，蓋將使天下之人，徹藩籬而趨堂奧，豈不為吾道大助。然則先生之文，是當以道言，未易以文言也。其視昌黎公起八代之衰，濟天下之溺，殆未必多愧。而今之士大夫翕然歆慕之，且未聞有怪之者，則今日文章之盛又非唐世所可並言矣。雖然，先生之文，蓋自其涵養醞藉中發之，而非可以外求也。故其措辭立意，無非洞然，貫穿經傳，錯綜子史，雖諄諄百千萬言，無一窒礙。學者有志於斯文，又當知在此而不在于彼也。不然，捧心效施，折巾慕郭，則連篇摘月露，積案寫風雲，竟何補於吾文之萬一耶！予故卒言之，而不敢憚於僭。時嘉定壬申孟秋，建安饒輝晦伯序。

這段文章，和刊於目錄之前的牌子上那四行文字全然不相應合。而且，它忽而言道，忽而說文，撲朔迷離，真可謂不知所云。然而有一點却極為明確：這是為某一位“先生”的文集而作的，而斷非為《龍川水心二先生文粹》而作的序言。其刻印在《文粹》的書首，必然是張冠李戴了的（雖然也可能是書肆中人有意這樣做的），實際上是與陳、葉二人毫不相干的。既然如此，則文後所署“嘉定壬申孟秋”諸字，也必然與《文粹》之刊行年月全無關係。

但是，據美國友人田浩教授見告，原燕京大學教授洪煥蓮氏，晚年曾在美國見到此書，他對於饒輝的這篇《序文》不但深信不疑，而

且還斷言：既然這部《文粹》之編刻較早於《龍川文集》，則凡為《文粹》所有而為《龍川文集》所不收者，如《策問》三卷，如《漢論》五卷，如《任子宮觀牒試之弊》及《人法》諸篇，必皆是當時被陳沆葉適等人所有意棄擲的。我認為，洪氏如果真有這樣一段議論，其錯誤是很顯然的。因為：第一，明清兩代通行的三十卷本《龍川文集》，已不是陳沆所編、葉適作序的那個四十卷本的原貌，而是已經短闕了十卷文字；第二，雖是如此，三十卷本大部分的篇卷序列，總還保存了四十卷本的一些影象。《文粹》中對陳亮文的編次和分類，既與三十卷本（也就是與四十卷本）《龍川文集》大致從同，這決不會是出於偶合，因而只能說明，《文粹》中的陳亮文是從四十卷本《龍川文集》選來的。四十卷本《龍川文集》，是陳沆在嘉泰三年（1203）編成，丘壽雋於嘉定七年（1214）前後刊行的。既然如此，《文粹》怎能在嘉定五年壬申（1212）就已刻印了呢？更何況葉適之死及其《文集》之刊行更在許多年後，安得在嘉定五年先已把葉文選入《文粹》中呢？

《文粹》的印本為數可能不多，流傳因而較少。明英宗正統後期（十五世紀四十年代）處州推官黎諒在收輯編刻《葉水心文集》時，在他所訪求到的“遺本”中有名叫《文粹》的一種，想必就是這部《龍川水心二先生文粹》。但在明憲宗成化年間（十五世紀的七八十年代），永康的朱潤、朱海收輯編刻《陳龍川文集》時，却只是訪求到一部或幾部斷爛殘闕的陳沆所編四十卷本《文集》與四卷本《外集》，而不曾見到這部《文粹》。在此以後，這部《文粹》竟也不曾為任何一個翻刻《龍川文集》的人所見及，因而就一律以成化年間所刻印的三十卷本為祖本，再也不能在它以外有所補充或訂正。而到清人編輯《四庫全書》時，在《龍川文集》的《提要》末尾也只有莫可奈何地說道：

葉適《序》謂《亮集》凡四十卷，今是集僅存三十卷，蓋流傳既久，已多佚闕，非復當時之舊帙。以世所行者祇有此本，故仍其卷目著之於錄焉。